

邃懷堂全集

邃懷堂文集卷四

寶山 袁 翼 穀廉

贈寫生李生序

昔扁鵲適周見周人重老人則爲耳目痺醫適邯鄲  
見趙人重婦人則爲帶下醫適咸陽見秦人重小兒  
則爲小兒醫夫以扁鵲之神聖尙隨俗變化以自售  
其技如此則世之挾一技以自鳴者遇不遇亦視乎  
其人而已寫真李生居京師數年衣鮮衣乘快車顧  
盼自豪予知其技之行也旣而敝衣破帽徒步風雪

有趙趙囁囁之態子又知其技之細也因詢諸素與  
李生曠者而知李生之細其技蓋自取矣士大夫當  
重熙累洽之世退食閒暇無所用心折簡召客徵歌  
鞠部當是時李生蹀躞其閒懷鉛舐粉爲諸伶寫照  
又爲之遍乞題詠以增聲價玉籤錦贖墨瀋淋漓一  
時南北部中弟子以不得李生之真爲憾李生繇是  
蓄錢數百萬欲納貲作簿尉而未果也某伶者貌中  
人爲一達官所眷召李生寫真三易稿而以爲未肖  
意蓋嫌其不美也李生怫然曰美卽不肖肖卽不美

耳達官怒叱李生且叱閹者掖之出諸伶繇是相戒  
勿復煩李生而李生之窮如故予乃飲以酒而告之  
曰人之好惡亂其中者必耳目奪其外者也今試繪  
一子都之姣攜以示某伶曰似汝彼必以爲果似我  
也攜以示眷某伶者曰似某伶彼必以爲果似某也  
今眷者方眩其美於目中顛倒惑溺莫能自主雖甚  
美而猶以爲未肖況不美乎爲所眷者亦欲借卷中  
之形潤色一二以增妍取憐固意在美而不在肖也  
子奈何欲肖其真以顯其媿乎且眷者披圖流眄或

生一隙之明必無解於登徒之好爲所眷者致以一  
圖之故感泣前魚則雖有顧長康陸探微之技而不  
能自立於世而況萬萬不如者乎生休矣自今以往  
如秦越人之善用其術雖致身青雲不難而區區簿  
尉云爾哉

孫先生杕澤堂詩鈔序

明啟禎閒海內稱火東中丞者嘗薦定南王孔有德  
於朝擢爲登州遊擊崇禎四年有德率師援遼東次  
吳橋反陷陵臨諸縣旋陷登州航海歸我朝背小  
羅織中丞被禍此卽先生六世祖也耿逆籍沒時得  
官吏交通書一篋進呈御覽聖祖檢其中有孫  
致彌賤啟諫王無反乃召詣闕廷以二品頂戴充  
朝鮮采風使海內稱松坪學士者卽先生曾祖也學  
士奉節還朝辭不就職由康熙戊辰進士入詞館

嘉定折漕議起未申兩年株連繫獄先生之祖一山公隨侍請室面不濯垢膚不貼席學士涕淚滿頰以口吮之獄吏感動弛其桎梏及事雪入都家業蕩盡先生之父念培公爲中丞奉祀生貧不能存貿易海上遂家焉先生早年孤露寄食同里張氏自以家世忠孝讀書刻苦砥礪名節尤喜爲詩學士秋左堂全集得力於中唐二劉其未申集一卷乃獄中所作規仿東坡故先生之詩直抒胸臆清新宛轉蓋家有嫡乳也嘗偕子挈榼登海隄布席草上二更月出晶光

一綫閃爍千里須臾風掣潮湧如驅龍戲珠忽沈忽  
浮惶惑變幻莫可名狀先生與酣起舞以酒酌月高  
歌太白詩聲徹雲表蛟宮貝闕之中若有物驚起而  
竊聽者則數丈大魚嚼月噴浪至前而沒先生曰此  
卽詩情詩景也太虛之景性靈之府取無盡而用無  
竭奚待沾溉唐宋人之膏馥哉予亦酩酊大醉縱談  
天下事追憶此樂條已二十餘年而先生老矣辛卯  
秋予自嶺南旋里見先生頽然自放日與麴生爲友  
不復作詩僅出其五十以前詩數十篇諉序於予予



維舊德喬木如先生之家易世以後雖無門資援引而殫經稽古食其姓氏當得致身通顯若蕭慶之於鄧侯魏謩之於鄭公皆以四五世中微而簪纓復振乃白首一衿爨烟時斷春秋霜露至不能奉其忠臣孝子之烝嘗豈詩固窮人耶抑遺澤將泯耶序成爲太息而歸其橐

重刻朱秉器先生全集序

代

宋公是公非兄弟崛起臨江聲名播於華夏力與相  
角者新淦三孔其時廟堂人物政府則魏國溫國文  
章則歐陽堯公眉山文忠公莫不虛襟推服視爲畏  
友而經父毅父皆力排王氏新法或罷歸或安置氣  
節尤無忝古賢今文集具在讀者望洋而歎莫測其  
涯涘革除之代有若練中丞金文靖繼步鄉賢樹立  
不同亦臨江文章之傑也新淦朱秉器先生以詩鳴  
於隆萬間婁東王元美兄弟方主盟詞壇於當世詩

人少所許可獨盛稱其才而不知先生之風規政績  
得於庭訓者深也安成鄒文莊公傳陽明之學倡道  
吉州先生之父墨泉公受業文莊爲陽明再傳高弟  
宰武昌時先生年甫弱冠天資忼爽侍宦趨庭耳濡  
目染泛湖湘之深廣陟衡岳之崔巍發爲歌謠溫柔  
悱惻及開藩秦蜀慕汲鄭之爲人賓客滿堂夜以繼  
日而經略邊陲紀綱民物心術政術咸有師承觀其  
前後撰述雖不能上擬劉孔下儕玉屑以視北地滄  
溟殆可抗席也是集棗板久湮新淦學博李君購得

完帙謀爲重梓竊維先生詩文雜誌陳宗虞吳明卿  
輩已序而行之迄今三百餘年桑梓後生且有忘其  
姓氏者夫二劉三孔雖千古傳人名位未顯賴有司  
馬歐陽諸公爲之宏獎故其美愈彰先生名位稍顯  
雖有元美聯其聲氣而元美不及司馬歐陽故久而  
聲光銷歇宜乎明史之不爲立傳與先生防兵河上  
著河上楮談在潼關著汾水續談再鎮蜀川著浣水  
續談遊宦餘談皆隨手紀載朝家掌故里巷小說玉  
石錯糅如癸辛雜識輟耕丹鉛之流其河上楮談新

城王文簡公皇華記聞中嘗引其說數條可見遺書  
之尙在人閒也後裔式微不獲繕本殺青上陳 乙  
覽爲可惜耳今學博表章先正使豐城劍氣出水珠  
光復騰躍於治教昌明之日金沙人士於其鄉賢文  
獻當愛護維持而海內讀是集者當知勝國嘉隆之  
際士大夫鼓吹風雅猶有宏正遺音前後七子豈卽  
爲千古定論哉

聰躬堂文集序

予手鈔躬菴先生文集於易堂七子中推爲第一作  
手蓋不徒託諸空言而可見諸行事也先生丁陽九  
之厄黍離抱痛與史忠正公周旋患難數年雖未克  
從死卒以遺民終老亦勝國三百年中完人也先生  
文搖筆卽成悲涼鬱勃浩然之氣凜然之節卓然之  
識淵然之光而又以一腔熱血噴薄其閒使人不敢  
逼視豈小言詹詹循行數墨家所能望其肩項予嘗  
讀謝約齋左傳濟變魏叔子左傳經世心竊非之先

生當日亦譏爲無用於世觀其灑脫家事大地九萬里中必欲經其遊展古帝王將相建都開府所爭形勝之區山川亭堡殘闔廢壘必訪彼故老圖其通燕通秦通蜀通齊趙吳楚閩粵之路世家子弟豪健任俠伏而不出故國遺臣隱於浮屠必冒險阻求之以商推天下大事此所謂一腔熱血鬱而未宣者也試將此集埋諸翠微峰顛當必蒸爲雲霞激爲風雨先生披髮跨鶴來往其閒且與易堂諸子精靈論文歌嘯無有窮時也豈第文字之長留宇宙閒哉

吳子介廣文制義序

聖爲天口六經之文聖人代天立言也賢爲聖鐸韓  
文公顏子不貳過論賢人代聖闡言也故制義濫觴  
於唐沿流於宋滙源於明至 國朝久道化成 宸  
章炳耀上掩謨誥藝林之和聲鳴盛者旨必宗經言  
皆有物煌煌乎八股之極軌矣予少嘗從事於此老  
而猶昧四方奔走與士大夫交遊見有工爲文而遇  
焉者有未工爲文而遇焉者有工爲文而不遇焉者  
遇不遇存乎命而文之工不工自有定論不可誣也



甲辰秋權篆會昌按月課士於湘江書院院無山長  
學博吳子介劉蓮漪兩君分任其課旣而得讀子介  
制義數十篇胎息先民自成機杼是則予所謂工於  
爲文者矣子介辛巳領解之文膾炙人口是科副典  
試爲嘉定廖邵菴先生先生之長孫予之壻也憶辛  
卯歲與先生令嗣笙蘭明府卓峯孝廉同寓京邸先  
生由衛輝太守述職來都翦燈話舊常稱道子介之  
能文後十餘年予試吏西江卓峯由翰林出守鎮遠  
執訊時至猶詢及子介近狀然予未識子介也乃宦

轍分馳萍踪忽聚始與子介覲面恨相見之晚而并  
得盡讀其文益知風檐眞賞師弟之閒沆瀣一氣而  
邵菴先生久歸道山追思曩昔論文之樂又不禁悵  
悵終日也子介年已七十苜蓿一官可謂工於文而  
不遇然坐舉比談道義出其緒餘以教育後進名山  
制作手自校勘壽諸剗人是未工爲文而遇焉者遇  
在一時工爲文而不遇焉者遇在千古也子介又何  
憾乎異日郵是集以質諸卓峯使知兩人會合之緣  
若有前定而予服膺子介之文不自今日始者卓峯

於過庭時已知之矣

## 春秋大勢序

解春秋經者三傳左氏之富豔公羊氏之斷決穀梁氏之精嚴或得自親炙或得自私淑皆爲素王功臣然自漢魏六朝以來文章大家如馬荀班范其比事屬辭莫不胎息邱明降至明代帖括肇興凡事涉春秋者數典亦不出左傳豈古人之治經必先左而後公穀哉深潛明睿之資世不多覩不若先通一傳可循序以通三傳而兼以通經耳萬載唐龔門孝廉予已亥科分校所得士已未季夏予養疾章門君以所

撰春秋大勢一編見示雞骨支撐伏几披讀神爲之  
爽乃歎君之寢饋於左傳有杜鎮南之癖也夫春秋  
者天子之事昭定以後天下大勢不在周魯而在晉  
楚齊秦不在姬姜嬴諸侯之子孫而在異姓卿大夫  
之子孫故十五國將併爲七七必混一其勢已成勢  
之強弱天地之氣數隨爲轉移運世者非道德極盛  
之帝王不能挽積漸已成之大勢此則夫子與左氏  
知之矣君之書仿周史編年而附魯史紀年於下凜  
然嚴冠履之防焉三傳並錄卷帙繁冗蒙士望而卻

步因多取左傳爲經摘取公穀爲緯國語家語史記  
金氏長編及諸儒論斷其義與左傳相發明者別用  
雙行小字條疏而件繫之染指而知一鼎之味闕管  
而識全豹之斑其爲初學梯枕功豈淺鮮哉予束髮  
出遊歷燕趙兩晉東粵殆十餘年後作吏江右又二  
十餘年所見青衿髦士皆習原伯魯之風偶入鄉塾  
見四書五經皆不讀注朱子論孟集註闡發聖賢奧  
旨毫無遺憾乃有狂子妄人擅行刪改登諸棗板貽  
誤童蒙吳越書肆亦閒有售賣者經學荒而風教衰

風教衰而賊民起謂非今日之明驗乎昔西漢孝武  
喜公羊孝宣喜穀梁兩家並立博士於是董仲舒韋  
賢蕭望之輩皆以專門宿學侍講石渠左傳最晚出  
杜元愷師其兵法遂以平吳功名顯於晉武之世如  
君之稽古半生穿穴經傳何難出其學業黼黻休明  
而乃毳毼春闕壯心銷鑠欲抱遺經以終老殆所謂  
窮愁而後能著書者與編成將授剞劂予因敘其大  
凡以慰君抑塞之懷而并寄予之感慨也

雪香齋詞鈔序

浙中詞家自樊榭老人揆華摘藻含宮咀商南宋宗風賴以不墜玉田竹屋之遺響尙在人閒其後尺牘對鷗諸公各自名家而幽深窈渺之音潔淨精微之旨皆辦香樊榭以傳其祖鉢也予嘗謂詞雖小道精詣甚難才高氣盛者銅琶鐵板師蘇辛之豪邁而入於詩才雋心細者曉風殘月學秦柳之婉麗而流於曲鴻溝界畫分析綦嚴昔人又云秦柳爲詞之正宗與其失諸粗豪毋甯失諸纖弱故東南有詞西北無



詞就其風氣性情以求聲韻之吻合則西北誠不若  
東南樊榭諸家所謂東南壇坫可執牛耳者也秀水  
朱竹垞檢討以詩名天下上者追攀李杜次者肩齊  
溫李小長蘆詞鈔亦膾炙人口有樊榭並出名爲所  
掩豈非詩詞異軌而倚聲之技不得不讓西湖老徵  
士哉吾友鐵宋大令秀水詞人也歲在辛亥予承乏  
大庾與君遇於新城鎮僧寮對榻樽酒論文地瀕大  
河風濤撼耳落葉敲窗聯步空庭月色如晝君頓足  
起舞作梅關懷古鶯啼序四闋刻燭立成予亦倚腔

少鐵以名進士權篆彭澤干支適逢乙巳時年四十  
有四長公三歲距公蒞治之年二十五甲子廼卽廨  
中鏡山堂稍加修葺額曰乙巳齋簿書餘晷手陶詩  
一卷坐嘯其中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爲人改從其  
名然兩人事迹絕不相類君慕靖節則官同地同在  
官之歲辰亦同宜其清風介節如栗里後身也予謂  
君景仰前賢置身千古遭逢  盛世中外一家較靖  
節處東晉之季半壁偷安羣雄割據彈丸下吏僅八  
十日而解組同之中大有不同也長沙勲業靖節欲

爲之而不克爲柴桑高蹈君欲爲之而不必爲古  
今人同不同在乎性情學問之間窺其離合而宦途  
泡迹無容衡量也則此圖亦可不作也

案吳清夫賢湘云豈能折腰鄉里小兒此非徵  
士之言也監縣督郵爲郡右曹極職雖不朝命  
有常尊焉人雖鄉里小兒分則督郵曰豈能折  
腰大不敬也至無禮也故曰非徵士之言也唐  
來希皓謂中使曰朝廷但將一束草來希皓亦  
必敬事夫希皓尙敬束草曾徵士而小兒督郵

哉江左浮誕之言作傳者不慎擇摭拾入之余  
故推原禮意作爲此論云云船以是論有關禮  
教并與 師論合故增識之 受業朱船謹注

王勉齋明府秋香閣序

昔韓魏公與王荊公議政不合由永興軍改判大名  
秋日宴僚佐有老圃秋容黃花晚節之句是時公年  
六十餘耳兩朝顧命旋乾轉坤豐功駿望照耀華夏  
非一時臺閣新進所得齟齬者蓋公之心以天下爲  
已任老而彌篤所云黃花晚節不過履盛思危一時  
感觸流爲詠歌議者謂公有恬退之志未足爲知公  
也勉齋明府治武甯之逾年政通民和廼於署之隙  
地疏泉滌石伐茅燔翳相其陰陽位置亭榭簿書之

暇遊焉息焉又取魏公詩意額其閣曰秋香則君之  
希慕古賢居官勤而用心遠必能自堅其桑榆之晚  
節也已予嘗慨今日縣令之難爲什倍於唐宋責太  
重也權太輕也用太繁也以一人而總六部三司之  
根基智者困鈍者弛矣以一人而仰十數人之鼻息  
黠者合憊者忤矣以一人而養千百人之身家廉者  
貸不肖者墨矣故其才識能爲縣令而不能爲縣令  
者有之矣其才識能爲縣令而不能爲大吏者未之  
有也黃霸功名遜於治郡亦以張敞史高諸人方用

事耳豈前後易轍哉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  
故當南北分裂之際吳越一隅之地猶能支持國祚  
百餘年繇中興諸臣皆從郡縣起也君以捐輸河工  
經費天子擢任監司離赤紫之區膺僉憲之節是  
由縣令而爲大吏矣異日巡察郡邑上以佐朝封疆  
下以體恤僚屬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在下而  
不改其節也又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言在上而不  
改其節也晚節秋香卽爲同官之頌禱可矣昔叔孫  
昭子所在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今君締構方新

留以遺後人之偃息顧名思義當亦如君之慕乎魏  
公者以慕君也則庶幾無負武甯之士民也與若夫  
溪谷邃幽竹石森秀未能覽觀焉無俟予之贅言也



海樵書屋存稿序

昌黎韓子之論文曰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  
震川歸氏之論時義曰世之衡文者遇不遇加軒輊  
焉得者果然耶失者果否耶文體有古今之殊而學  
以明理理以達辭辭以載道爭寸心於千古而不悅  
俗目於一時則韓子歸氏之意同也 國家以制義  
取士二百餘年其以文名世者不過數十人耳數十  
人集中可傳之文不過十數篇耳苟心術學業之閒  
纖毫未粹卽無以明其理而達其辭文雖藏諸名山

而不傳此代聖立言之所以難也予試吏江右迄今  
十稔潦倒麤疏此事遂廢然嘗歎震川之文上繼韓  
歐其令長興有善政而當時彈射者動謂文人不諳  
吏治夫豈有置其心術學業而能作傳世文耶則豈  
有置其心術學業而能作循良吏耶古人文章政事  
合爲一途淺夫歧而分之予所以跋震川集而唏噓  
也丁未季夏林子晉明府攜其尊甫秋帆先生制義  
若干篇屬序於予予聞先生弱冠卽以文鳴淹貫經  
史自抒心得則毀譽之說混焉登丁卯乙科七上春

官不第而文愈工則遇不遇之見化焉筮仕安吳兩  
調劇邑琴堂政暇輒進書院之士切劘課藝口講指  
畫如師授弟而循聲卓著大吏將 奏擢州牧而先  
生已年逾六十遂賦歸田是能以文人而諳吏治者  
又足破淺夫之說而鍵其舌矣予聞牂牁漢郡山川  
奇秀未克往遊焉鍾其氣以發爲文辭今於先生集  
中如見之哉

尹湜軒詩詁緒餘序

癸卯十一月門下士彭石卿攜其友人尹湜軒所著詩詁緒餘示予攷据淹博論斷精確能於國初諸經師外自立一幟者也石卿丐序予以未見其人而妄爲揄揚非古人鄭重贈言之道因以原冊還之而心識其人弗忘丙午秋闈濫膺分校九房王君孚吉於三場得一卷條對博雅因中庸藝悞作三句題文屏不錄薦予竊私忖或卽尹君其人者出闈後三日尹君自攜其所著見予求序而并述首場錯悞之由

予喜始識尹君詩書之氣溢於眉宇遂告以聞中云云而尹君愀然有時命之感予乃慰之曰君之文已受知考官矣遇不遇有數存焉且雕蟲篆刻驚春華而蔑秋實則世有才愈工而命愈窮者若研經稽古積之也厚則發之也遲幾見儒林傳中有不遇士耶夫通榜陋習 聖朝所無卽暗中摸索精光流露自不可掩在乎君之益加黽勉而已予學術荒落於是編莫能損益而卽敘我兩人會晤之緣及瑣院中二三君子惋惜咨嗟之故弁其簡端他日海內閱是編

者必以予言爲親切有味也

江風集漢書樂府序

孩童啼笑聲也及能言語音也故曰孩童爲元音其聲動魂魄聲音者人籟也卽天籟也漢魏之朝距商周遠矣征人思婦之唱歎輿夫馬卒之邪許呻吟方之廟朝雅頌縉紳贈答雅俗相去又遠矣然而時異事異其可以託之宮羽被之管絃者則無異於是知人聲之不甚相遠也聲成文謂之音音則五方不同律家遂有叩音尋聲之法聲爲母音爲子以母求子聲隨音還則人之音亦無不同也三百篇詩春秋士

大夫賦以見志迨七國紛爭宮懸圓響易水一章僅傳絕調至漢武始立樂府設協律都尉領之桂華安世房中諸曲殊近雅音自是魏晉六朝代有作者至唐人而別創新題始爲變體如少陵之無家垂老香山之秦中吟張文昌王仲初之短歌促節統名之曰樂府雖借伶工之口與器以傳其聲而當日興亡盛衰之故悲愉喜怒之情悉流露於人聲器聲之中人聲發於先器聲倚於後劉彥和所謂器寫人聲聲非效器爲樂章探源之論也廉昉郡伯以名進士出守



建昌在郡僅四十日耳所屬新城陷於寇骨肉殉者  
五人嘉偶薛夫人之死尤烈大節光日月悲憤感鬼  
神其事具載我媿之集中比因於役獅江水程風阻  
篷窗支枕惆悵無聊作前後漢書樂府以遣懷其自  
序之言曰樂府之器因人而鳴六律清濁之宮待人  
而析當以器物之聲從人聲而高下疾徐長短之不  
當以人聲徇器物從而爲高下疾徐長短也斯言也  
與彥和之論可謂重規疊矩者矣惟是郡伯於擷竹  
彈絲風未嫺習猶夫商周漢魏閒卿大夫能矢其音

而不能舉其器乃於聲音奧旨解環洞垣緹室吹葭  
管之灰清池躍蕤賓之鐵其殆純乎天者耶今展其  
樂府讀之獵材紀傳而褒貶則春秋之大權也託意  
風騷而音節則林鍾之變徵也於太冲明遠取其豪  
雋於拾遺供奉取其沈雄於長爪生取其古豔如萬  
斛泉源隨地湧出如老吏斷獄筆挾秋霜成誦在心  
借書於口非時流描畫所能爲者可以登詞壇執牛  
耳矣昔陳后山呈歐陽永叔詩一代不數人百年能  
幾見請摘二句以弁卷首知言者必不以爲而諛而

以爲心相也先生其領之乎抑揮之乎

投壺圖譜序

吳門李寶之學博工投壺之技著圖譜一卷向用活字填刷分贈同志茲將授梓索予弁言予謂君之自序及小畹海樹二君之序詳矣予復何庸饒舌哉竊考東周之季貍首詩章魯薛半鼓音樂淪亡其制亦佚自漢迄唐如郭舍人周瓚賀徽薛賚惑之徒皆稱投壺神手然名目俚俗去古人之意愈遠司馬溫公增損舊圖更定新格使學者知所緣起漸求乎序賢尚德之義然終不合古制也此譜首格例次圖目次

補例意宗凍水而實自出心裁以權衡其得失習此  
技者必巧力俱全可神會而不能口傳譬諸補亡之  
笙詩猗蘭水仙諸琴操後人以意撫詞尙稱雅調則  
此譜亦大匠之與人規矩耳昔祭征虜羊叔子在軍  
中喜與將士投壺蓋神凝氣暇可以觀人司馬公亦  
云不在壺而在矢不在矢而在心雖藝事之微兵法  
寓焉是則學博著書之深意歟

棗香書屋詩鈔序

唐張文獻公爲開元賢相一代文宗其詩掃六朝之  
綺習開李杜之先聲不獨嶺南言詩者當奉爲圭臬  
焉勝國之季屈梁陳三家崛起南國五君子之後與  
婁東秀水新城揚鏹分軌洵唐音之鼓吹也二百年  
來重熙累洽嶺南之和聲鳴盛者聞其名而未見其  
集所寓目擊節者惟吳荷屋中丞張南山司馬以士  
大夫主持風雅此世運之所以媲美隆貞觀歟愛廬觀  
察黃公擅博雅之才不喋喋以詩鳴而政事之暇嘯

歌寄興一篇脫口清新俊逸潑墨寫生自題幀額深得白沙機趣而鋒發韻流殆復過之是又翁山諸詩老所不逮也橐積十餘冊在淝湖舟中遺失過半追憶補錄釐爲四卷昔楊誠齋一官一集虞伯生以朝野內外編次甲乙今觀察略攸其意分地存詩則異日旄節所臨銜山川而命草木述土俗而達民情錦囊之富當必什倍於前矣然竊有疑者歐陽公序梅堯臣集謂自古詩人少達而多窮其境愈窮其詞愈工乃讀宛陵諸體和平渾厚若異乎歐公所云者觀

察家世閥閱弱冠後由拔萃官郎曹橐筆樞廷持綱  
柏省及敷歷監司按部東南大郡鹿輪犀帶諷詠乎  
湖山之閒而又郊祁兄弟聯步承明方且出其鯉庭  
授受以資石渠之制作則觀察之境皆懽愉之境也  
而詩工若是豈必如東野閩仙一輩窮愁寒瘦怵肝  
陷腎始得銅斗并州之絕唱哉是論也可以破讀者  
拘墟之見而嶺南先正心傳亦於是集窺見一斑矣



送包慎伯大令歸隱白門序

予年十四五侍先君子讀書家塾聞客談涇縣包某其人者能爲先秦兩漢之文及鍾王眞草年甫冠受業於宜興周保緒夫子見案頭有包往返手札曰汝他日學爲古文遊其門就正可也包卽慎伯先生也歲戊戌試吏西江適先生服闋重來始得造謁寓廬修弟子禮且拜曰是保緒夫子之命也而先生辭之甚堅曰同官爲僚古人亦有刀槎之義何必身列門牆始稱師弟乎僕不敢好爲人師蹈子厚所譏先生

於學無所不窺其於古文則唐宋諸大家文集皆有  
批本其於書法則心折劉文清鄧完白且謂世無魏  
晉人真跡惟唐人臨摹原搨尙得其骨韻學者從此  
入手不至舉止羞澁如婢學夫人而爲人所最難能  
者 國初之名公鉅卿當世之達官顯人與夫經術  
之儒文章之士其家世里居爵秩名號皆津津口頰  
如數家珍謂非博見強志如古所稱肉譜行秘書者  
與予方纂錄魏叔子內外編先生曰叔子之文其氣  
浩汗其曲折跌宕處深得司馬永叔之神二百年來

無人繼起予以爲知言先生嘗謂同僚曰捧檄來西  
竊欲自試所學非爲作家於官外不能腴民以繼上  
富內不能汙己以揚上潔是吾志也乃一攝新喻遂  
望吏議闔邑父老攀轅無策悼嬰兒之失哺嗟芳蘭  
之見鋤而先生無幾微之慍色扁舟一葉歸隱雞籠  
山麓謂非蓄道德而靳至於古賢者能若是與新喻  
夙稱弊區主者誤聞缺係簡優思改定章以撫私瑣  
下車條教已失人心及開倉受兌之時正賦抗輸軍  
糧絀數因而急切相持無辜斃命奸民赴愬於京輿

論洵洵禍將不測大吏屬意蘭絲議人掣換如予等三十餘人莫肯受命先生毅然請往與大吏訂紓難和民之約星夜就道暮春視事悉更前令所爲旬日之內政聲翕然謂非才優吏治而潔己奉公者能若是與未及一年部選之員措置失宜踵興大獄夫決裂在未任事之前而瀾翻在已息肩之後似於處中者無涉乃深文上下以爲補敝之人卽是貽殃之人而先生視職矣聞先生屢黜禮闈留都日久賓客滿坐好議論古今成敗臧否人物又常面折人過見所

爲官樣文章者多所詆訶有貴人隔座聞其語疑爲  
誚已默記姓氏而去及貴人開府是邦隸爲屬吏新  
喻之案授意羅織云予竊歎士君子抱道深山著書  
立說可以傳後而其心尙不欲以空言自見如先生  
之文章是也區區百里之任擾擾多事之時強項不  
回僅稱小試而忌之者卽關弓下石於其旁如先生  
之遭際是也生才難而用才更難豈不然乎壬寅仲  
夏買舟江行予適從公贛郡不及拜送江干先生作  
五言古詩一章手書孫過庭書譜一冊寄予爲別詩

中猶以道義文章相易心香一瓣遙祝南豐其何日  
忘之也因補作此以送其行

鍾子良孝廉淞溪遺稿序

自古詩人莫不有集而傳不傳若有數存余於子良孝廉遺稿得而旋恨其失失而復幸其得摩挲殘墨不禁身世之感焉道光丁酉余客京師晤子良於鄉邸知爲父執春畬先生猶子嘗謂人曰此潘黃門之政叔謝僕射之宏微也是冬余試吏江右子良賦詩贈行及抵章門檢點行篋失其詩箋懊惋久之咸豐壬子南康少尉范君惺甫因公至大庾語余曰子良報罷南歸行至館陶歿於旅舍臨別時留詩一卷屬

郵寄吾子求爲弁言卽出稿授余亟加繙閱見贈詩具在如獲珠還又怪其甫登一第年壯氣盛而篇中零落之情時時流露豈意音微未沫人琴已亡幃有孀嫠門無弱息何詩人遭際之厄也又懊惋久之癸丑五月自大庾適豐溪聞賊至吳城省門大震將書籍二千餘卷寄藏西郭僧舍旋爲兵火所焚子良之稿亦燼焉余以長吉錦囊由我而失冥漠之中負此良友將必抱恨無窮矣咸豐六年賊犯信州浙中王叔彝觀察統兵駐玉山余謁見行營憶及子良稿中



有同觀察倡和詩遂述其因觀察撫掌曰鍾君詩未  
亡也珍藏在笥將謀剞劂乃出副本一卷仍屬序言  
而歸其璧余於是十餘年觖然之情一旦釋然矣因  
思古今來文人著述有可以傳而無不傳者有可以  
傳而或不傳者有子孫式微其門生故交蒐緝而代  
爲傳者有散佚已久歷數朝復顯而流傳至今者始  
知文翰之存亡關乎世運其存焉者必待大力之人  
出而主持其閒與世運相持而補藝林之缺陷夫豈  
偶然之事哉觀察誼敦師友搜訪叢殘吉光片羽悉

登梨棗則漁洋感舊之集蘭泉湖海之編不得專美  
於前惟其身爲傳人而後能傳人之可傳也子良豐  
於才嗇於遇觀察經紀其家又梓其詩以傳世九原  
可作庶幾無憾而生前索序其詩者余尙得踐言於  
十數年之後亦可無憾至其詩之工拙觀察自有定  
評固毋庸豐干之饒舌也已

重刻大庾縣志序

丙午歲吳甄甫中丞與朱丹木觀察議修江西省志  
中丞延門下士蔣君子瀟爲總纂命子與黃少鐵明  
府左右其事會中丞移節浙中觀察陳臬陝西其事  
旋止而檄提全省縣志粗得披覽惟大庾闕如附見  
郡志假使當時草創有稿今予適宰是邑則踵事增  
修不難耳大庾爲五嶺之一以嶺名縣隋以前地志  
圖經皆不載事蹟唐張文獻鑿山通道風氣始開宋  
明人物始著 國朝乾隆初海禁盡撤洋貨駢臻四

方貿遷絡繹南安府當江廣之衝遂成一大都會迄  
今百數十年矣乾隆戊辰續修志板久燬於火從故  
家購得一部字多殘蝕然尙稱完書郡伯汪桐階先  
生興廢舉墜捐廉重刻邑人士將續記二卷附刻於  
後夫舊志不增損一字缺者仍之慎也續志簡略姑  
剗刪存之勿使失遺亦慎也後日欲重修省志停輟  
嶺北采訪諮諏較前此之無志而有志且復有續志  
編纂者力簡而事賅矣豈非良二千石與邑中士大  
夫維持文獻之功哉

錢竹汀先生年譜序

唐宋以來名公巨卿皆有年譜然必爵位功業道德文章炳曜一世而又克享大年則及身自爲之而無忝後學代爲之而足徵與國之史傳家之世系可互相參考者也唐香山居士白文公自編長慶前後各集弁以年譜今集中所刻出於陳伯玉李德邵之手則公自編之譜久已散佚然公之年齒官階時事出處一一見諸詩集讀其詩而年譜卽在其中矣嘉定錢竹汀宮詹甫晬能言母沈太恭人指玉而二字教

之試以他書指認不誤與香山之生七八月乳母抱立屏下指之無二字百試不差者正同豈非文人偉業異世相符者乎先生鍾光岳氣完之運立堯舜賡歌之延年甫及艾養疴里門雖位止九卿功業未顯而道德文章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著述之富網羅百家沾溉藝苑高麗使臣在都購其詩文集醫諸國中與香山之日本新羅鈔寫其本者亦復相似故翼謂先生卽我朝之白傳也歲在庚申獲交先生從孫直卿學博以先生年譜見示壬子以前先生自撰

後十二年其曾孫又沂學博補編受而讀之知先生少壯時所親炙者先達名流而後之同年儕輩門生新進皆鴻博之碩儒詞章之宗匠尙論者可想見當時國運之隆人才之盛而先生令名壽考全受全歸此又名公卿年譜中所罕覩也憶嘉慶壬戌先生重游泮水翼年十四歲不獲親瞻道範及與令孫竹孫學博同歲游泮禮宜晉謁門下而哲人已萎徒深歎慕迄今天假之年龍鍾未死猶得腆顏泚筆附名於一代大儒之譜末是則厚幸也夫

小清容山館詞鈔自序

詞者詩之餘詩變爲餘風會所趨不知其何以然也  
唐之詩不能歌於宋宋之詞不能歌於金元而金元  
變爲傳奇風會所趨不知其何以然也前明一代有  
詩有曲未敢許爲有詞亦不知其何以然也予嘗謂  
李後主柳耆卿聖於詞者也張子野秦淮海姜白石  
范石湖周草窗賢於詞者也蘇東坡辛幼安劉龍洲  
詞中豪傑可幾於賢者也至若李清照朱淑貞以巾  
櫛抗駕詞壇或疑爲閒氣所鍾然葛覃卷耳王化始



基篇什冠於三百漢初房中樂府肄於太常何獨至  
宋之閨閣而抑之耶夫讀詩貴論世知人以意逆志  
讀詞亦然韋端已思帝鄉小令人譏其鄙褻鮮恥而  
不知避唐亂入西蜀依王建以終感憤而發此吟也  
幼安懷經畧中原之志久宦南朝未得大用因與陳  
同甫共飲醉後放言述廉頗思用趙人之語遂疑其  
心欲北歸今讀稼軒集悲涼鬱勃惓惓魏闕忠義之  
性老而彌堅其人品何可厚誣也古人驚才絕艷壯  
思逸情隨手尋腔寄託深遠後世如復有李柳蘇辛

諸人出焉豈萬紅友詞律所能束縛哉予於大晟樂  
章九宮八十四韻未得貫通而詞家命意所在時領  
畧一二其體則似詩非詞似曲非詞調有定格字有  
定數韻有定聲雖小道而造詣甚難焉及神而明之  
機趣洋溢一句之長短偶殊一字之平仄改用原不  
必拘耳少年塗抹老思焚棄門下士皆曰東施效顰  
而捧心故其醜並傳於世否則後人安知有東施也  
予不覺驥然姑序而存之凡若干首

校刻袁氏簪纓錄序

甬上楊袁舒沈並爲望宗甲族而三袁鼎峙門才尤盛一爲宋正獻公裔一爲元文清公裔一爲明太常公裔太常以佐命起家系出宋尙書子誠公嘉靖朝文榮公入相金紫累奕亦系出尙書太常苗胄復遷地大江南北國朝以來雖有顯人位至方伯太守而止黃僉事南山集言文清修鄞志不爲尙書立傳蓋挾通譜不遂之嫌則文清與正獻太常圖牒各別此簪纓錄中不載清容一支足徵先司寇秉筆之慎

也翼八世祖鳳岡公自浙江鄞縣遷嘉定溯其時當在隆萬之際刺史思韶公官太倉後戊子距甲申五十七年滄桑兵燹子孫竄伏海隅譜牒散失僅存是錄故自九世祖子正公以上昭穆無徵丁酉春在都謁選遇鄞縣宗人名起者述及太常裔數十家尙居甬上譜牒盈架萬厯以前皆可考竊喜吳淞散失之譜必復能得之於四明適宗人由膳錄館議叙將作尉松江松江亦有太常後裔分居上海華亭婁縣者擬相伴南旋商榷修譜而塵事牽曳宗人分手別去

翼未得偕行戊戌試吏江右有宜春宗人錫光攜贈  
袁氏世考十冊門分類別網羅淹博因將是錄校證  
佚者補之譌者辯之疑者闕之後之人據是以上溯  
淵源旁疏支派譬諸斷港絕潢得地中一脈引之使  
通涓涓森森仍滙合以朝宗焉則南岡司寇公之創  
輯虎溪太守公之增蒐垂裕長而用心遠其有裨於  
雲祊豈細微哉今一官匏繫斯願莫償懼斯錄之久  
而亦湮先授梓以廣其傳異日歸耕淞上泛棹雲閒  
再渡錢江而東踵我伯叔兄弟之家遍觀全譜自二

十四世以下彙成績錄則數典忘祖之罪庶幾稍逭也乎

世父之校刻是錄尤以十世祖子正公以上昭穆無徵爲憾曾欲買舟甬上徧詢雲祏而宦海沈淪遷延未就及鎮嵩服官浙水遂舉此事屬之鎮嵩鎮嵩謹識之不敢忘同治辛未之春天假之緣佐縣鎮海捧檄喜曰仰承先志其在此乎至宵波之明日知我族人之聚居於西郊者計數百家而萼齋明經適有修輯宗譜之舉聚

支譜不下數十種遂造請觀則自子正公以上  
六世未登仕版不列於是錄者俱載鄭譜因託  
始於宋尙書子誠公下逮鳳岡公別爲十五世  
世系一圖附於茲錄之末如航斷港絕潢忽得  
一徑以直達於海世父有靈或可稍慰乎 從子

鎮嵩謹識

寶山袁氏宗支續譜序

明吳淞守禦千戶所在嘉定縣東南四十里洪武十九年築城萬厯五年改爲寶山守禦千戶所 國朝雍正三年析邑卽爲寶山縣治我袁氏自鳳岡公以來世居城中或遷西郭外或遷上海華亭蓋枝葉稍陵夷衰微矣先代之居此城者勤農賈習岐黃至七世伯父小山公及先大夫則齋公始攻制舉業爲庠生爲副榜貢生嗣後子孫有相繼登賢書者然有乙科而無甲第功名不顯筮仕僅得縣令視前明之宰



相尙書御史太守累奕簪纓相去奚啻天淵今昭穆  
十傳期功親屬落落如晨星則世澤幾斬門祚將衰  
祖宗之靈當必時恫時怨而爲子孫者可不省愆積  
德以冀繁其瓜瓞振其箕裘耶乃自鳳岡公以下編  
次譜系雖生前未膺冠帶或中年夭折無後者亦不  
敢遺也名曰寶山袁氏宗支續譜以別前錄云

梅關銘 并序

南贛雄韶皆古百粵地山川重複氣候炎燠人厖俗  
剽嗜亂如歸椎埋劫縛習爲生業天戈申討蟻潰獸  
駭一弋百獲罔不殄殲然遺種孳育嘯呼如常歲在  
庚戌辛亥英德清遠小醜煽行疆吏檄告乞爲犄角  
於是大小梅關各駐一旅之師焉大庾自唐置縣幅  
幘遼濶火耕水耨輦人雜居踰嶺而南爲粵沿江而  
北爲贛十餘年來峙糧授甲征調頻煩實以半壁天  
險咽喉出入藩籬失援卽躡我門庭故也予嘗策馬

崇巔旁徨四顧追思樓船將軍橫浦之師梅鋗庾勝  
守臺築城之役南越王陳高祖扼險圖霸之規折戟  
沈於沙閒雷石出於礪底漠然徒見山高水清欲考  
其遺跡而滄桑變幻無復存焉矣唐張文獻鑿山通  
道牛女衣冠之氣其言益驗歷宋元明迄今嶺南遂  
稱樂土內饒山海之貲外收番舶之利通商者大小  
西洋十餘國其貨其值歲以數千萬計懋遷者自中  
夏郡縣之域東極朝鮮西薄新疆南逾交趾暨蒙古  
青海西藏喀爾喀諸部落貨無不通販無不達陸行

任輦水行檣篙嶺之南北一關鎖鑰可不嚴哉逐末  
衆則奸宄蘖其閒用物侈則虛耗隨其後華夷交爭  
利則犬羊族類有窺伺挾制之心而禍患伏於肘腋  
時事蓋亦多故矣洪惟 廟算周詳威稜震疊波澄

島國鯨氛廓清黑齒裸人稽顙受吏而內地莠稂猶  
或騰布訛言焚香斂米本非白蓮八卦之遺孽常蓄  
狐鳴篝火之陰謀發覺懼誅負嵎鋌險或舊練鄉兵  
半出惡少聚之未得其力散之無以爲生於是千百  
揭竿鳴張蜂起猖獗奔突抄掠無常此粵東風鶴之

情形也會大帥振軍么麼遠竄螟蛉蝨蠹復潛伏於  
肇連梧桂閒而梅關之師遂撤商旅夜行不戒於途  
襪襖農氓安其耒耜自秋徂春六閱弦望資糧屢  
之供大東告困矣勒銘崖石以告後人銘曰

有歸其臺石棧天開有皓其梅暗香徘徊駢肩累趾  
萬夫往來滇水瀾瀾滇山鬼鬼尉佗城堡於今蒿萊  
米賊惑衆潢池兵弄豺狼呌號蛇豕喧闐唇齒相維  
重關鐵甕我矛旣礪我弦旣控翳彼遊魂釜底入夢  
旌旗繽紛上拂霓雲風餐露宿況瘁征人楊柳依依

倏焉暮春嗟我戾止絕壁懸軍丞相祠堂黃葉霜筠  
縱敵入境將士之辱蟲沙自潰邊界之福馬不做鞬  
士不遺鏃餘糧在橐歸期迅速業業防邊非同凱旋  
守臣職分功敢貪天大樹將軍高風渺然保茲地險  
金湯固堅 虞階干羽止戈萬年 大梅關銘

狡彼周舉九柵立營亦有裴公南服是征日師鄧艾  
裹羶繼兵上隔霄漢下阻荆榛蠶叢鳥道隻騎孤行  
朝摩廢壘夜觀山精誰開庾嶺唐相九齡神斤鬼斧  
劈破丹青遵彼坦途避此曲徑猶慮小蠢乘隙潛進

攻我不備攀羅捫磴乃簡卒伍分踞峭峻佛郎怒雷  
山谷四震先聲奪魂賊手失刃回眺東南螺旋九峰  
梅亭宵柝挂角曉鍾率然蛇勢首尾彌縫甲帳挑燈  
十里火龍欖槍銷焰遂棄我弓同袍義勇散爲耕農  
古稱絕險蜀都劍閣惟此嶙峋未施剗鑿嶺嶠永綏  
饒歌勿作同受其福西鄰之禴

小梅關銘

鷲峯禪師塏銘

師號鷲峯寶山人陸氏子年二十餘業海舶水手溺  
於普陀山側浮沈迷悶中有金人以手援之得附木  
梯以免歸家至藥師殿見金身觀音像如前援之者  
遂祝髮住持焉殿在城之東北隅地偏境寂無金穀  
之布施瓜果之供養堅忍清苦鬻菜自給旣而士夫  
稍稍知其高行封香製衲築花雨山房以居之師復  
出其鉢積於殿右築廬五楹壘石蒔卉風雅之客觴  
詠聯翩不十餘年閒荒菴枯刹幾成勝地每歲春仲



一朝普陀山歸則冥心趺坐未嘗如世之緇素設死  
關燃指臂亦未嘗打包行腳如所謂笠重吳天鞵香  
楚地者予弱冠時隨先君子相與過從及訓蒙士於  
淞口高氏師亦移錫真武菴菴當淞口水陸之衝鯨  
氛初熄戍兵未撤遐邇來瞻仰者因宗門之尊宿宏  
願力於檀施於是鎮人高子廉子琴劉孟眉陳訥夫  
印古琴等集資鳩工建關帝殿於其旁繚以廊榭圍  
以崇垣華嚴境界彈指改觀蓋非師之正直感動蔑  
由至此矣予與高劉五君當年華壯盛太平熙洽之

日花晨月夕命雙僮攜牋穎挈樽榼苾衫笥履雅集  
庵中狂歌酣飲顛倒淋漓漏三下始罷去一月中率  
五日爲常而師知予輩將至也躬自灑埽爇香篆煮  
佳茗以待數年無倦容繼而家弟秋巖孫君鄭香來  
庵讀書少年跌宕過客日多數君者興益豪邁分曹  
鬪韻積詩成巨軸嗚呼可謂盛矣豈意風流雲散社  
中之人至今日而屈指寥寥哉師嘗謂予曰和尚不  
識字不知有南北二宗清規百丈也心最難死惟自  
視此身已死以死其心而已予謂此卽初祖直指人

心之諦拔釘斬楔了徹大乘何處再覓涅槃三昧言  
猶在耳委席以去而吾邑藥師眞武二庵亦無復有  
辯才福德嗣其衣鉢者矣能無感慨係之乎師化於  
道光某年某月日僧臘若干歲其徒不從火浴法範  
陶器爲龕瘞於某原銘曰

楞伽密諦穿根躡窟干偈瀾翻不如緘訥勞辱穢惱  
莫破根柢臨濟汾陽自轆枝葉師墮迷津佛援以楫  
認茲妙相爰翦其髮以心叩心根源直截龍天寶光  
不生不滅俄歸大寥遂旋西轍精藍歸存鼓魚並撤

昔年斯地琴樽羅列吾弟吾友倡酬更迭日月幾何  
音塵銷歇青山埋玉白塏閉骨渺瞻梓里川瀠岫幌  
頭陀之銘思舊之碣

亡弟秋巖墓誌銘

嗚呼予三十以前未嘗一日去鄉里諸弟之齒惟秋巖稍長後於予六歲肩隨家塾受過庭之訓性聰慧不喜讀讀輒過目成誦家有洎化閣帖凡章草不甚識者旁以硃砂楷字釋之爲黃文節公之孫隱齋處士所書又有趙文敏婁子柔二公墨蹟秋巖童時繙閱臨摹已得其法度故弱冠以能書稱是時先府君方以制藝教後進秋巖偶拈一題灑灑千言不中繩尺故未嘗應童子試然喜爲詩出語警拔里中如

浦流槎孫雪村諸老折輩行與倡和議論風發無所  
撓屈又喜繪小幅山水點綴雅淡仿鄉先生李長蘅  
筆意嘗欲廣購其遺墨殫十年功夫學之然機趣不  
萌經旬累月懶於搦管歲癸未予計偕北上與秋巖  
別於羅溪後教習官學者三年而先妣朱宜人卒  
踰年遊粵東而先祖妣劉太宜人卒又踰年遊山  
右而先府君卒皆不及躬親含襚爲至痛也道光  
十四年冬居家讀禮方與秋巖謀窀穸之事而哀毀  
瘠立療恙日劇未及葬大母父母而淹然殂謝豈天

降之殃若是酷耶抑自作孽不可追耶憶遊燕遊粵  
遊晉以來數石之粟五鎰之金橐筆隨人以資甘旨  
豈跼伏鄉關如此區區者而不可得乃所爭者毫末  
之入而再丁凶釁生不能盡養沒不能盡哀負罪重  
於邱山使當日稍有人心其忍以彼易此耶猶幸秋  
巖年力富强異日銖積微俸歸卧淞皋買田三十畝  
於丙舍之旁督耕穫課子孫對牀風雨出入必偕追  
尋曩昔塤簞之樂萬一斯願莫償而予不汗漫遠遊  
竭其心力分持家計猶未至憤懣結轡以死也秋巖

沈綿之際一燈熒然握手與訣惟以剗剗詩稿爲屬  
予痛吾弟之才而早天旣殤其子復促其齡又痛吾  
大母父母彌留之際吾弟猶得抱頭拊背愼終盡禮  
而寡兄漂泊無狀五千里外爲兩世負罪之子孫尙  
何言哉著有六芳草堂詩稿友人王瘦山曰秋巖通  
倪不羈愛博不專遭遇坎坷年命朝露無所成就以  
立名於當世所存者惟有未盡之蠶絲讀之可想像  
其生平蓋獨行傳中人也嗚呼此卽足以序秋巖之  
詩矣初名基後改名堅 先府君第二子乾隆六十



年三月二十三日丑時生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亥時卒年四十歲妻王氏邑庠生豫山公女子一之琥年十五殤女一許字原任山東濟東道蓉莊秦公之孫現任吉安府永寧縣典史蘅洲秦君之子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於西郭外之姚浜距祖塋四十餘步銘曰

手足四人兮同其戚休弟先物故兮於今八秋胞胎氣類兮無閒明幽兄如中郎之乏嗣兮弟亦悲夫黔婁汝婦予養兮汝女爲之相攸苟夜臺之闐寂兮招

猶子其唱酬魂來依予兮無滯於海陬

亡兒之孺碑誌銘

之孺予之次子也生有夙稟五歲母教之讀毛詩琅然成誦九歲讀易書禮春秋論語諸經十二能屬文是時先大母劉太孺人有曾孫四尤鍾愛之孺蓋自出就外傅以來見其無誑言無促步無嬉戲之態曰吾家千里駒也然嘗私謂予婦曰此兒肉不附骨於相法非宜汝夫婦當力行善事以延其算故每有疾痛呻吟予婦卽百端調攝寢食俱廢道光辛卯冬予挈長子鎮郊入都作詩贈兄有椿萱雖兩地分侍

不分心之句蓋勉以在外事父而以居家奉母自任也其有成人之志如此一應童子試不遇竟以咯嗽亡傷哉兒之病亟也予方斬焉續經三喪未葬告貸於吳門及歸而棺已闔予悲夫浹月之間吾弟吾兒相繼夭折而又悲先大母之先見不能修身積德庇蔭似續爲獲罪於天獲罪於祖宗也生於嘉慶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丑時歿於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巳時年十八瘞於其姊志璵其從弟之琥兩穴之間先府君丙舍之旁道光戊戌某月日其父爲之

銘銘曰

魂升魄降返其初曇花一現慧業枯秀而不實猶童  
烏幽宮骨肉聚而居大父膝前可受書大母愛憐髮  
汝梳安於其室無歛歔百歲之後來從予

先府君事略

府君姓袁氏諱文炤字鏡人別字朗齋系出明太常卿柳莊公世居浙之寧波府鄞縣自明世宗朝文榮公入相而甬土二袁並峙其一則元文清公後裔也府君七世祖鳳岡公始遷居嘉定縣之吳淞所雍正三年析邑乃著寶山籍曾祖占九公諱恆祖佩之公諱綬父約亭公諱佳士嫡妣李太孺人嬰疾無出生妣劉太孺人有子二長子二歲而殤府君其次也先大父少習舉業工吟咏城西有古

檀林精舍與社友唱和其中著雪窗類稿一卷先是  
高伯祖豫來公以醫名東南所集病機卑邇傷寒  
卑邇藥能廣集業醫必讀等書藏於家先大父年  
壯未有似續篝燈繙閱盡得養生治病之奧閒以診  
人應手立愈貧者或雇肩輿以進力卻之曰汝家藥  
餌之資且不足可復爾耶過村鄉茅舍閒聞呻吟聲  
卽人視投以方而不具其姓或更贈以錢終歲屢空  
處之泊如年四十八府君生垂髫繞膝教以讀書知  
大義曰吾不以獨子溺愛也乾隆庚子辛丑閒嚴查

違禁書籍瀕興大獄同里茂才范君起鳳爲怨家所  
訐大父與范君厚吏疑有書寄藏將入室搜索時  
先大父挈府君院試崑山劉太孺人惶遽無策  
乃取先世遺書十餘架盡沈於井井隘復置諸壁鄰  
姚氏井焉旣而禁書仍得諸范私篋中論戍如律其  
獄遂解先大父諭府君曰書不在多通五經足矣  
府君資稟穎悟總角有成人風受業同里明經顧嘯  
巖先生年十八補學官弟子員喜讀熊鍾陵儲中子  
二家文其制藝研鍊渾穆歲科輒冠軍獨不利棘闈



是時先大父年老府君日侍色笑一第遠行非其志也故未嘗有鬱鬱不遇之感年三十四奉先大父諱喪葬盡禮嗣後遠館四方從學益衆子弟經其目講指畫斐然有章遊庠者數十人而府君文格益峻非先輩大家不觀因是七薦不售云府君之中庚午副車也來安縣令伍公得卷甚喜曰清真雅正可武多士薦諸副考編修饒公已置正榜正考侍郎桂公謂饒公曰新得一卷十四藝沈博絕麗字皆從古體始年少才也然僅缺副額一名奈何饒公適以府

君卷進桂公閱之曰斲輪老手次科必能領解強易  
之饒公太息不已揭曉拆卷乃同縣沈夢塘先生也  
江西孝廉陳君興祖來遊吳淞爲府君述饒公言始  
信數之前定如此 劉太孺人舉府君後長齋事佛  
六十餘年府君爲別置鍋竈奉蔬食手寫金剛觀世  
音諸經數年一易其本蓋以供老人唵誦目力漸耗  
經字必漸大故也府君坦懷接物口無疾言見輩忤  
其意者微詞戒之自壯至老不輕然諾不苟取與脩  
脯所入僅給饗殮十年不製新裝補綴纍纍賙卹貧

乏樂成人美事後無德色亦不告家人父子徂誦刻  
苦凡漢唐經義有所棄取丹黃細字溢於頁額漏三  
下兀兀不休爲諸生評閱課文句瑕字類必點竄盡  
善嘗謂句如山立字如鐵鑄機局如大造之運七政  
雖有疾齊高下長短之不同而以元氣爲之鼓盪無  
不自然受範也道光丁亥 先妣朱孺人卒翼時教  
習覺羅官學間計回籍見府君貌雖澤而神實傷明  
年戊子冬客遊嶺南又二年而 先祖妣劉太孺人  
卒翼自南雄篋里見府君顏色慘淡淚痕盈纒因跪

陳五十不毀之義府君諭以速赴計偕勉圖上進是冬入都升堂拜辭府君送至大門內泣然泣下窺其中若有不自得者嗚呼孰知此日卽長離膝下之日耶府君嘗輯分縣以來一邑制藝意在以文存人不加評語篇尾繫以小傳數行記其世系里居嘉言善行其有名篇膾炙覽其姓氏罕有知者詢諸故老復記憶失真則並載互聞之說百餘年來文獻凋零隱然延一脈於茲焉卷軼繁多尙未卒業會當事者議修邑志府君曰俗例修志必先開局延名公以總其

成勞有司以監其役草創匝月費已不支不如門區  
類別量才分任各就其家繕稿遺聞軼事某鄉某鎮  
亦各就其居陞之附近者專使采訪稿成各鈔一冊  
然後修書啟具金帛郵呈當世高才者筆削之書成  
然後求序於大吏而刊之工費不支葢事亦速識者  
韙焉寶邑三面環巨海塘工爲闔邑民命所寄府君  
乃援据舊章相度今勢判決利害其前興自何人其  
後廢自何人經費有常不克請帑者幾何年樁石購  
運價增於曩昔者若干倍夫征本以濬沿海支河不

應移用於塘工自具詳移用以來歷有年所而支河  
日淤塘身日壞其故又何耶直筆撰爲四卷附以圖  
考將彙入新志而續修之議中輟府君慨然曰趙志  
洵陋且略後欲如趙志之簡陋猶得泐成一書其可  
得乎府君詩才拔俗工於體物少與同里陳穎夫浦  
疏槎黃平泉舅氏朱少雲諸先生角逐詞壇五十後  
瓣香唐人不踰尺寸清華圓妙無志微嚙殺之音蓋  
得於學問之邃養者深也嗚呼府君植品散行無愧  
古人其學務遠大而略時趨年周花甲方頤修髯步

履巽鑠使不孝等早自樹立祿仕奉養不致以家事  
擾其神明桑榆晚景餘霞滿天大耋克臻撰述益富  
乃不克仰承令緒蹉跎偃蹇禍延所生其罪豈擢髮  
可數哉府君之歿也門下士咸哭失聲鄰里戚屬咨  
嗟悲毀銅陵章犀台徵君經術耆儒爲今魯靈光所  
器重者莫如府君以文字相往來二十餘載未嘗干  
以私情常以郭有道比焉嗚呼府君一窮巷士耳格  
人在心性之閒身沒之日人有遺思假若得位於時  
如唐李文公所云以其事業存於制度益可光耀於

無窮是則府君之不遇也已嘗夢至溪山深處憩一  
白石精舍雕鏤工巧悉鸞鳳虎豹之狀牙籤萬卷多  
未見書一童子指謂曰代公典此數十年今盍歸來  
乎府君以母老道遠辭因倩畫士王松泉繪圖誌之  
布置悉如夢中先是 先大父偕 劉大母祈子邑  
之南境馬都巡廟俗稱馬都巡者漢伏波將軍新息  
侯也踰年府君生岐嶷夙慧人以爲生有自來雖輪  
迴因果儒修弗道如府君者殆了澈生死不爲束縛  
者歟著有蛾術山房文鈔三卷蛾術山房詩鈔四卷



吳淞海塘備考四卷今藏於家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初五日未時生道光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巳時卒年六十有八寶山縣學廩膳生嘉慶庚午科副榜候選直隸州州判妹一 劉太儒人出適章氏子四曰翼曰堅曰增曰翟孫五曰鎮邨曰之鼐曰之琥曰之瓚曰之璜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與先妣合葬於姚浜 祖塋之陰

禮科給事中握齋先生墓誌銘

先生都里氏諱握克旌額號齋滿洲正紅旗人曾祖諱都昌阿 誥封資政大夫祖諱都泰內閣中書父諱錦格內閣中書歷官至山東按察使妣瓜爾佳氏繼妣卓布濟忒氏先生由內閣中書補授盛京刑部主事遷刑部員外郎內遷兵部郎中改授京畿道監察御史尋補禮科給事中乾隆二十八年某月日生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得年六十五卜葬有日子若弟以知先生者莫如予請誌其埏道予義

不敢辭先生高祖從某大將軍出征有大陰德未嘗  
語人及卒穴地以葬獲窖金無算故世雄於貲廉訪  
公居官清慎時出私緡辦公爲諸城相國劉文正公  
所器先生席豐履厚不樂仕進嘗謂人曰旗人受  
恩高厚若置身閒散是自棄於覆載之中然德薄位  
尊力小任重罕有不傾覆者白首爲郎吾素志也道  
光六年以郎中稽察崇文門稅務 命下之日竊謂  
予曰頃聽奴子私語皆曰惜此美差此老得之奴輩  
安能沾潤耶吾早有以自處矣乃攜一僕視事及瓜

而代絲毫無所染指人且謂某固不屑乎此可見公道不明而柳子厚所以致惜於王參元也官兵曹時隨園木蘭二次扈 蹕 東西陵二次策馬磬控意態嫻逸期門羽林之士相顧稱歎歸誠其子曰吾旬日鞍紉勞頓痰疾愈而飯轉健汝曹自朝至晡無所習勞宜乎筋骨之日脆也及在諫垣以西事紛擾由疆吏馭之失恩條陳善後事宜數千言 上韙其議下部施行又嘗言屯田之法廣於魏晉而極盛於唐然皆令戍卒開墾或募農徙耕未有驅不諳稼穡之

人從事於白草黃沙之地授以農器責其自食土性  
獷瘠石骨嶺畝不能濬闢溝洫一歲之中多晴少雨  
引泉灌溉尺水入土三日龜圻雖以東南上農夫爲  
之不免僵仆而況媮惰性成者乎意蓋有所指云於  
宅之東偏築小園蒔菊縛枝剔蠹偃僂終日花時洗  
皴召客量蕉葉而樂觀人飲嘗偕予襍被遊西山一  
泉一石必促予賦詩先生素不習聲韻而品評工拙  
深愜予懷跣趺禪榻與山僧講梵諦娓娓動聽蓋其  
夙慧有過人者戚屬故舊叩門稱貸或應其所求之

數或應其十之三四與一二其人怫然含怒退有後  
言至歲除前一日則遣僕持金分致其家視前所求  
數而益之先生謂事有緩急人有侈約前應其十之  
三四與一二者我固知其入手卽罄姑留有餘以待  
今日也其處心周密而仁厚大率類此年未耄老遽  
歸道山人皆知先生有知足之守而不知才識之足  
以有爲也悲夫嫡室瓜爾佳氏繼宗室奉國將軍某  
女再繼瓜爾佳氏皆先卒贈如夫官長子恩符戶部  
筆帖式軍機章京次子恩授工部筆帖式三子恩錫

理藩院筆帖式女子子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西山麓之祖塋

銘曰君之位不過黃門侍中而君之富勝於萬戶侯封惟予知君羔裘素風亦仕亦隱亦介亦通與物無忤其若太原之林宗代人還息其若豫章之景公西山千仞冥冥幽宮陰德未艾百福來從

廩膳生劉君墓誌銘

君諱瑞琮字玉華又號孟眉世居寶山之胡巷鎮距縣郭七里其地爲江海門戶東至崇明南至上海西至嘉定闐闐喧闐檣颿若櫛而君居其閒數椽老屋鍵戶讀書蕭然有深山意予年十五侍家大人授經高氏去君廬百餘步君師李笠漁先生宿儒也精七聲之學教君填詞時人訝之李先生慨然曰此今人之所以不通小學也君嘗作摸魚兒花朝詞私以示予予竊和之先生見之喜謂家大人曰孺子可教也



世言詩詞妨舉子業者笨伯耳予得因君以受教於先生而君亦時以學問相勗蓋同心之契自髫年始矣後予館高氏者八年益得與君朝夕過從各出袖中文辨難而君之學益進君詞學勝詩詩勝制藝然皆謙抑不自居惟於醫術頗誇神悟以爲靈樞素問雖秦漢人僞託然使黃帝岐伯搦管爲之亦無以復加於此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至宋之錢仲陽金之張劉李諸家始衍其傳內經秘學幸不絕於世予於治證之概茫乎無知雍正朝高伯祖豫來公

東南數郡稱爲良醫遺書滿家亦未暇究心故不敢  
與君上下其議論也得力尤在證治準繩補其遺漏  
十餘萬言可爲王氏功臣是豈肘後懸青囊自詫有  
活人術者所可同日語哉君旣精察腠理嘗持雨蓋  
障日徒步數十里赴人之招每至板橋流水槿籬竹  
屋耒鑣碾磴之旁或漁莊鱗舍菰蘆深處欣然會意  
搖首放歌歸卽解衣槃礴就鐙錄稿命酒獨酌低徊  
按拍興盡而止明日復然蓋其耽好詩詞出於天性  
而不自知其心力之瘁也道光辛卯秋予自粵東旋

里過君家君年僅半百頽唐之色見於眉宇而豈料君之遽逝哉竊意天再假君十餘年俾得肆力於詩古文詞才識愈老成就必愈有可觀或不爲良相竟爲良醫俾世之疾痛慘怛窮無控告之人得以鍼膏起痼猶勝於坐堂皇玩民瘼仕宦數十載無一夫被其澤者而志皆不遂是則命也夫著有然乙山房詩賦鈔小桃源詞鈔其若干卷未刻其四聲經緯辨正一書畢生精力所蓄今已散佚歿後一子復天銘墓之文亦缺乃撫述梗概郵寄其家使鏤甄以揭諸壙

焉

銘曰少爲秦柳壯爲扁盧無人鑿楹讀君遺書墓門  
虹氣化爲璠璣鄉之祭酒孰式其間

明經周肯堂先生墓誌

并銘

聖門教士首曰庸德庸言擴而充之至於位育參贊而君相之事功師儒之學業胥於是出焉顏子閔冉德行冠四科之上而著述無間東漢郭太黃憲名動公卿倫常規模其文辭亦少表見豈非天爵重而人爵輕乎庸德者何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是也庸言者何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與弟言悌與友言信是也淑身淑世之行求諸當代戛戛難其人今於周肯堂先生見之矣先生諱基瑞州府新昌縣之新安鄉人好

讀書不喜雜學先是先生之祖名錢公以義方教其子或穎慧早殤或將成而有童烏之恨自以爲德薄咎深不能庇其似續痛哭陳疏於家廟曰天何奪我讀書種子乎是時肯堂先生親承辟咤耳聞神悚彌加惕厲卒至大成亦名錢公之教也年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七食餼於庠屢屈秋闈終無倦志事繼母孝宗族鄉黨皆無閒言嘗誨人曰人以慈祥爲心卽洪範之攸好德矧恤貧乏造就人材皆推好德之一念爲之故戚友之貸其門者隨力飲助學徒之

遊其門者不計脯脩有胡文定公之風焉年五十八  
賁志未展以明經終殆古賢所謂不昌其身必昌其  
子孫如先生之德行可以責報於天矣生於某年某  
月某日歿於某年某月某日原配毛氏繼配汪氏子  
三人長向宸博士弟子員次三俱業儒孫五人曾孫  
六人葬於茶溪杪樹窩虎形山歲次庚申三月其孫  
廩膳生 奉先生行述乞余補爲墓志乃不辭弇  
陋撫其梗概俾勒諸穿中柱而并系以銘銘曰

嵯峨古巖澄法錦水山輝川媚淵明故里公毓是鄉

蔚爲善士有才不飛有德不詭發揮文章經史瀝髓  
襃仁積義澤貽孫子學術荒落世求經師風教凌夷  
世求人師維我先生丰裁嶽嶽五倫標準百世渠孺  
佳城鬱鬱楸露松煙鶴歸華表於今幾年高車駟馬  
孰式幽埏我題窀穸曰郭有道之阡



袁屠兩節婦傳

馮氏女師翼五服叔父仁虎公之婦仁虎早夭其兄  
小山公以長子書城爲之子而女師撫育教訓如母  
小山公中年喪偶守曾子朱暉之誠季女佩姑甫韶  
齠亦依女師如母小山公以諸生訓蒙鄉塾束脩所  
入不足舉火女師勤鍼黹佐之在室時傳其父星平  
之學兼通四書五經列女傳於東廂設書堂戚里小  
女子咸來受業手寫千字文楷書給女弟子影摹端  
正有法夜則瓦燈如豆書城佩姑呻吟其側漏三下

乃休如是者十餘年故人號曰女師云書城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女師一露鬢顏曰吾今有以謝汝父矣佩姑年十九適西郭屠氏生子痘殤其夫客死於外屠氏親串有諷其改適者歸告女師女師曰斯言何爲入於汝耳且何爲入於我耳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汝曾見我餓死耶佩姑抱女師而泣女師亦掩面決瀾聞者哀而敬之翼總角時嬉戲東廂女師必問近讀何書書中某句作何解大母劉太宜人長齋事佛女師爲解金剛眞實義纒纒不窮故女師歿

而太宜人寢食不怡者匝月且歎曰袁氏失一閨鑑  
矣逾年佩姑歿書城檢其妹遺篋得年命八字一紙  
女師爲之推算者已預知其亡日也翼嘗論女師無  
子而有子且復有孫雖無五鼎之養翟弗之榮而書  
城成立後起敬起孝所以曲體親心者纖微畢至譬  
諸陰崖松柏冰雪摧磨及斜暉晚照而陽和之景猶  
得暫暖於桑榆剝極而復理之常也佩姑嬰卽喪其  
母嫁卽喪其夫期功之親罹疫殆盡孤守敝廬十指  
自活不欲累其兄弟歲時令節髻髻麻裙必往拜舅

姑與夫之墓苟延殘喘荼苦廿有餘載是大造之降  
之阨者適有以成其清操也道光庚寅翼教習覺羅  
官學臚列女師事實上諸禮部部臣請諸 朝 詔  
旌節孝佩姑格於例不得請然其苦節之貞足以動  
幽明而垂志乘百世而下芳徽不泯與馮氏女師何  
異哉

流槎老人小傳

老人浦氏名翔春字鶴天晚號流槎老人寶山縣諸生世居南郭外梅花村村之得名自老人始如西湖孤山鄧尉香雪海地因人重梅亦因人重也老人嗜梅與詩籬落清幽軒窗精潔古梅數十本皆二百餘年物環繞其廬花時簪履羣集抽毫飛竚夜以繼晷遠近慕之中年無嗣撫族子爲嗣曰東旦予弱冠時先識東旦嘗謂人曰此子宜披鶴氅於雪朝月夕坐萬梅花下吟林處士疎影暗香詩不減神仙中人旣

而東旦邀予至其村始得登堂拜老人出所刻詩一冊爲贈追憶前事忽忽三十餘年矣老人少遊長洲沈文懋公門其論詩宗唐祧宋後爲隨園上客隨園謂未識君面而君詩已錄入詩話中老人益自期許攜其詩稿扁舟一葉往來吳越復繪梅花村圖遍索名流題詠是時洪禪存先生歸自玉關主講毘陵書院近在咫尺未得踵門求詩終身以爲憾詩友曰金雲秋徐水鄉尤服膺水鄉其室相距五里三日不見雖雨雪必相追尋翦燈命酌談至雞唱乃去老人語

予曰水鄉業米賈著犢鼻褌操升斗旧倚市門口中  
誦誦誦詩或受人錢而忘與米或與米而忘受人錢  
黠者伺其搖首摩腹漠然神移輒誑言少量米黷之  
不休水鄉厭勿辨如數補之年三十餘卒卒後三日  
金雲秋在吳閶夢水鄉造其廬告以已死今遊趙秋  
谷先生門下朝夕講貫甚樂也大笑而去其幻異如  
此存詩一卷曰百刪小草老人爲刻諸吳興又自刻  
老去吟一卷清微淡遠直入香山堂奧欲就正隨園  
而隨園已歿終身又以爲憾晚年妾生一子有暗香

疎影村居裏來作梅花小主人句爲人傳誦卽老去  
吟中詩也周晬而殤老人病亦不起遺命葬籬根古  
梅閒諸城劉文清公書其碣曰詩人浦流槎之墓東  
旦每於花時延父執四五人團飲墓前東向爲老人  
設虛座諸老舉樽酌之嗚呼前輩風雅未替而金石  
之交生死不渝如此道光壬寅五月初八日暎夷入  
城東旦避禍至城西檀林精舍是夕忽自縊死而妻  
女在梅花村實無恙也



記重鈔邃懷堂文集後

是集爲光緒十年六月重鈔本先是四月 師之猶子覓孫鎮嵩以 師嗣孫孝卿希灝權篆奉新縣縣丞到署索 師詩文遺墨不得意船必有收藏遂辱臨焉船乃出舊鈔散文四卷示之并擬鈔副墨以授未幾孝卿搜得 師原稿若干有殘者有船舊鈔所無者若干互相鈔寄共得九十六篇覓孫攜歸謀梓船乃藏此以備校勘云爾 受業朱船謹識